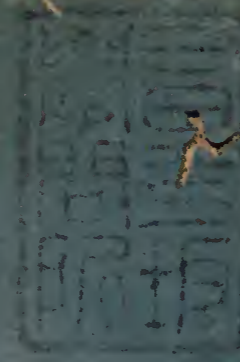


# 經濟類編

臣 平之二十二



漢書門類		三〇三六號	函	一九三	冊	四二
------	--	-------	---	-----	---	----

漢書類		三〇三六號	冊	四二	函	三六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 9 )	
函號	366	7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淺草文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

臣道十則

管仲七臣篇 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  
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  
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



故私道行則法度得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  
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昏上故上昏則隙  
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  
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爲上使  
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  
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讐除讐則罪  
不辜罪不辜則與讐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  
親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毋動爲  
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有况臣道篇

巧敏

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民親之士  
信之上忠下愛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政令教化形下  
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  
制象是聖臣者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  
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  
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  
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  
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  
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  
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彊曰君橋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成於尊君安國調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  
利謂之拂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  
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詩曰國有大命  
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  
不調和也而能化日勿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  
馭撲馬若養赤子君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  
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  
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擊然後善戾然後功夫是之  
謂通忠之順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  
夫是之謂權險之平

呂覽務本篇 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  
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  
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  
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  
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  
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



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耻臨財物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

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漢劉向臣術篇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如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



令色仄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王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而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烈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谷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此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大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疆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賈誼輔佐篇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



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噐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於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



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滯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祁天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於皇考祖考有脫文

晉劉頌受詔疏 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理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聞

在位則重臣亂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

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牙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屏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



危勢懷不自猜存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

宋石介責臣策 大過上六君子矢心在救時至於  
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  
以扶衰拯溺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  
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  
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  
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  
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  
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  
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

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  
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用於君下以欺於  
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治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  
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取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  
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勞敘閔闕矜材能薦智略恨爵  
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  
國家一已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  
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  
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况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  
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



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蘇轍重臣策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

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



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

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



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

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相臣 五十則

漢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  
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  
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帝問左丞相陳平平曰  
有主者文帝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  
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  
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  
其職焉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  
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不如平遠矣

仲長統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  
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  
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  
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  
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  
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

世武皇帝世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

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  
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  
家寵被近戚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  
布列郡顛倒賢愚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  
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  
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  
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  
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  
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



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

則政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執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



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楊顥諫諸葛亮書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唐玄宗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玄宗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



系濟類編卷二十一  
走避居則重關復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  
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  
甫始

王縉之爲相也代宗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  
爲故事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乞停賜饌許之  
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  
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旣未聽其去乞  
更除一相德宗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德  
宗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

言杞者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  
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  
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  
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  
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  
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  
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  
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曰朕好與人較曷禮體崔  
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



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泌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德宗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彘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一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

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德宗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授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德宗謂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廷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咲曰朕適夫辭卿言是也李泌屢乞更命相德宗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



雖清彊而性多疑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  
董晉方正可處門下德宗七年人為不可泌疾甚復薦  
二人遂以董晉竇參並同平章事參為尚書依  
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  
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竇專大  
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  
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  
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  
不足道也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  
詭誕故為世所輕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遂奏  
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  
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  
等退復獨留言於德宗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  
節韋臯幕府下寮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  
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  
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口欽緒宣旨令從一  
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  
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

德宗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等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德宗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年形神忉躁尤爲德宗所親狎德宗每對執政漏不

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憲宗雖以李吉甫故罷裴洵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憲宗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洵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洵亦竭誠輔佐上問爲理之要洵曰先正其心

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



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  
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  
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  
之太平遽爲樂哉憲宗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  
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憲宗嘗問  
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  
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  
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憲宗曰然此亦未必皆德  
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  
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

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  
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  
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  
得失若昏君於惡豈得爲忠憲宗曰絳言是也吉甫  
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憲宗輒  
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  
嘗言於憲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  
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  
振之憲宗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  
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憲宗曰然



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憲宗峻刑又數日憲宗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憲宗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憲宗常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丁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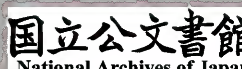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淮西旣平憲宗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憲宗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



中外無不駭笑況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宣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元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憲宗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繪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憲宗以為然由是鑄益無所憚程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避為相月餘不





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馮琦曰天下之事至於天下皆知不可而人主為之

必其濃郁可惑之事而其

人必奸諂極能惑人之人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奏以請其家庭奏不與聞

元翼薨盡殺之穆宗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

之岩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

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

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富委之信之親之

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

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

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

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

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

章事

路隋言於文宗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

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文宗

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文宗許之

文宗稱判度支杜棕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棕戶

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者未



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珽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又文宗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珽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珽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文宗遣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

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始入朝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棕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棕曰監軍自受敕棕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武宗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武宗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棕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棕同平章事兼度支



鹽鐵轉運使及棕申謝武宗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宣宗時周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

爲東川節度使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

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杜棕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棕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棕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棕反復讀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棕復與兩



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侗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復來見侗微請宣意侗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侗曰勿爲它慮旣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議宗甚悅

李德裕近代良相論

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

顏鑿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蹇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許而犯



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彫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刺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用於晚施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詔長徽

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號於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







客不相往來又後奸智獻其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  
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  
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  
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  
朝廷靜矣

柳宗元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  
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  
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  
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  
手故余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

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  
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  
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  
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  
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  
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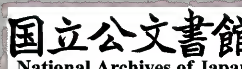


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  
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  
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  
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  
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  
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  
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  
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衆工之各有執役以  
爲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  
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  
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  
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  
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  
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  
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  
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  
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  
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伊傅周召



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  
 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  
 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  
 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  
 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  
 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  
 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  
 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  
 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

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  
 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  
 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  
 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  
 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  
 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華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  
 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  
 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  
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  
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  
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  
人竄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  
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  
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  
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  
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  
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  
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  
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  
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  
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  
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  
之位自君弱臣彊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  
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道變傾身禍  
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  
無罪記者

後唐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諂練故事知朝



士行能多聽其言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  
 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崔協任圜李  
 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  
 士矣它日議於上前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  
 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  
 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  
 乎明宗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  
 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  
 肯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老

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  
 日明宗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  
 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  
 蘇合之丸取蝓蟻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  
 譽協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同平章事  
 潞王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  
 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  
 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  
 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  
 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





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閣門奏膀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

周太祖以王峻爲左僕射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之穀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復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初太祖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宋竇儼上疏以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



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卽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帝覽而善之

范質加侍中王溥司空魏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吳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爲樞

使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趙普旣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音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  
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  
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  
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  
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  
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  
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授舊  
職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  
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

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  
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  
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  
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  
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  
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  
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  
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



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  
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  
始終可謂兩全

王禹偁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  
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  
百姓親而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  
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  
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  
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  
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臣待漏院於

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  
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  
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  
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  
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  
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摠  
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



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噐玩  
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事抗言我將黜之  
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  
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惛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  
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  
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  
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  
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  
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  
規執政者

呂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太宗曰朕比年征討蓋  
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  
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  
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  
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  
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  
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  
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  
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噐之  
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



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而巳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

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居張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常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服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事政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



經海類編卷二十一  
四十一  
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文彥博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爲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遇恩而况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四十一  
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  
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禪神聖雖則日奉天  
顏常親黼座所奉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  
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爲宰相職業真所謂素殮尸  
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  
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  
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爲  
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  
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  
月幹清慈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

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言  
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爲至當  
臣每侍丹衷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爲切務推誠  
納諫爲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  
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  
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  
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  
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  
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  
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



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向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  
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卽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  
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  
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  
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  
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  
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陳升之旣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  
對曰閩人狡儉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

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  
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  
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  
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  
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  
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  
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  
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  
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



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王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首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宰相省闕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聞唐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

謝泌論宰執不許接客 伏覩聞詔宰執樞密使不

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候百執事於政事堂畧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爲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



政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温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旣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蘇洵任相論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



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  
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吊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  
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  
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  
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  
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  
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  
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  
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  
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  
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  
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  
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  
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  
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  
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  
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  
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  
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  
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



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一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恠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

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



且瞑目泣拜而出

理宗時董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內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壬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獨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納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表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表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躍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



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  
陳宜中黃鑄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  
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  
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滄然稱宜中等號爲  
六君子

蒙古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  
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者爲令又  
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  
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志

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  
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  
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預焉若  
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  
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  
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  
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  
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  
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  
使錢幣流入如此卽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



無巨細一以委之

元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奏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任左丞相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終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二

相業二十則

司馬遷管仲傳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經義類編卷二十一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  
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  
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  
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宮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  
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子產相鄭簡公調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  
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赭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取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



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  
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  
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  
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太史  
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  
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  
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  
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  
得之矣臣死不恨何薨以曹參爲相國參代何爲相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  
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者輒斥去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相  
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  
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  
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乃妄敢望先帝  
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  
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  
休矣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晉書王導論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  
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  
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  
發蹤本于陵寘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  
四夷已承其弊旣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  
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  
備佐中宗艱哉其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

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  
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  
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  
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  
觀其開設學校存乎鼎沸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  
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  
六合爲家爽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  
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  
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  
其宜矣恬珣種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墮聲慚劉毅



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去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安

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今沛然若無事時

宋趙普卒太宗聞之震悼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為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

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不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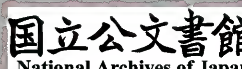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盜謚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王旦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





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  
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  
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  
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  
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  
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  
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旣病求節度使

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或爲  
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  
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  
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  
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  
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  
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  
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



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今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諡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盜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盜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



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今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二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淹已卽世豈天未



續漢書卷二十一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  
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  
博不使入明日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  
召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  
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  
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  
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素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  
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  
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  
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  
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  
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



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言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

宮猶夫

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

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及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



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  
父母不慈而子不夫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  
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  
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  
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  
從琦自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  
曰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之  
訖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

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

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  
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  
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  
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  
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  
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  
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覲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赧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神宗自爲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灑命定策元勳贈尚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一厥功大矣嘗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

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羗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計聞贈太尉諡文忠

哲宗初兩宮虛已以聽司馬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  
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  
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  
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

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  
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  
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  
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  
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  
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  
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  
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  
政府凡王安石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



盡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  
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  
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  
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  
封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  
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  
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  
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  
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  
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  
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卽廢其敬服  
如此

哲宗旣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  
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群  
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  
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奧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入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初元世祖崩時不忽木得受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



無益於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  
囚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  
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  
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  
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  
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  
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卽以其主所居宮與  
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  
矣帝悟為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  
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  
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社稷臣 六則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  
季成子與翟觸即翟璜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  
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  
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  
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  
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  
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



于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于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米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慚

曰觸失對于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曰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稔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



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  
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  
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  
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  
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  
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  
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  
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  
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  
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  
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  
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  
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  
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  
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  
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兩軍之間夫卒交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  
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粹一人以



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盭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

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其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



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且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卽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乞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備邊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舍曹季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闔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



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今更日宿直聽明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



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卽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

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群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



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

當論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憤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



也帝然之

不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  
不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  
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  
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仁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  
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  
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為講官第一

神宗以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  
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  
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  
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  
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  
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  
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  
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  
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



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言從之

近臣 五則

齊侯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



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托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處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呂大鈞選小臣宿衛議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于給宿衛備願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



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  
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  
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  
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  
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  
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之  
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  
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  
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  
尤已廣聞朝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詢

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  
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  
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  
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  
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  
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  
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  
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  
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  
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



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  
又有專本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  
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  
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  
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  
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  
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肄中書門下省  
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  
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祿屬而已其間暇則  
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論其同列仍不立

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  
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  
爲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  
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  
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  
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曾肇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臣聞玉雖美  
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  
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  
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



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  
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遴簡乃僚  
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  
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  
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  
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  
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  
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是

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  
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  
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  
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  
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  
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  
止此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  
成功又况有志於其人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  
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  
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



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  
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  
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  
得盡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  
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  
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  
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  
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  
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  
用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優禮大臣

十四三則

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  
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  
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  
以上今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  
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  
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  
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  
論之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其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

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徼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章帝尊師傅詔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



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  
勤勞不怠其以熹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  
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青變咎輒切  
免公台陳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 臣聞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不與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  
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

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  
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  
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敢策免司空  
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  
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  
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  
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  
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慎國典下  
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  
萬世之法也



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  
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  
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  
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  
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沃昧于政道庶事  
未康挹仰者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  
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  
譬彼涉川固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  
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無然夫功成弗有上德  
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狂  
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  
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  
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  
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  
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篔簹褥置舍人六人官騎  
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  
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司徒舉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  
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  
尊者居逸是順又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



與毅年齒相

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

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

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于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今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鑿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叅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于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叅舉州大



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于前今承引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于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底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



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  
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  
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

元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周嵩上疏曰王導  
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以輔上  
其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  
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  
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

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  
稗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較之日也功業  
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  
更以危為安以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  
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  
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  
笑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

唐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太宗自剪鬚為之  
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  
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



血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今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



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狎侮大臣 三則 附

宋孝武帝以王僧朗為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僕射孝武帝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訐以為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言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彘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孝武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儻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齷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



其瞻謝傾跽以爲歡笑又寵一崑崙奴今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顏師伯調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曷巡北邊聞杖妾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妾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  
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答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  
也嘉貞無以應

殺戮大臣 十二則 附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  
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  
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  
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  
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  
命矣乃縊而死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晉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曹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



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  
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  
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  
殺也蛾督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讐  
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  
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  
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  
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  
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  
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  
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  
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  
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  
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偽言誤衆  
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  
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  
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  
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納之晉  
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今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于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為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鷓夷而投之於江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



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辭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

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辛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飯土墼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蔽于此禹鑿龍門通  
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虜之  
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萬  
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  
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  
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  
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  
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  
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



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如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



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今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

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詞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



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于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  
 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  
 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  
 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  
 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  
 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  
 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  
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  
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  
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  
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唯歌太平怒曰汝  
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  
月金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  
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  
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爲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今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  
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  
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  
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  
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



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  
 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  
 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  
 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  
 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  
 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  
 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  
 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  
 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

無忌流雋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  
 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  
 為獄辭結奏誅之屍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  
 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  
 殺之

後唐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  
 師致仕其子崇贇崇緒逃奔河中以李從璋為護國  
 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贇等  
 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  
 死殉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



經海類編卷二十一  
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  
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  
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  
矣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  
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  
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槌  
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槌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  
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  
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  
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  
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姦  
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  
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  
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  
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韓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  
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  
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  
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  
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  
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  
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  
夫万俟卨卨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今于鵬孫革致書  
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  
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  
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卨喜曰檜簿錄  
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  
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  
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



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會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驪飾名姝遺之飛曰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東芻者立斬以狗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於穎昌賊以背戙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



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書可復宗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

嗚呼冤哉

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行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迺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



蔡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  
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  
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  
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  
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  
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  
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  
罪二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終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 三

功臣 十三則

漢司馬遷高祖功臣年表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  
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  
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



以未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  
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  
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  
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  
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  
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  
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  
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  
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  
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

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  
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  
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  
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  
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  
以覽焉

高祖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  
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  
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  
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  
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今召而數萬衆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  
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  
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



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衛青傳贊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絕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其爲將如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 芒芒宇宙上珍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摩載天

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繆綢獻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未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卽謀下邑銷印碁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



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  
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  
尋重玄匪與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旱音音謀六  
奮嘉慮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  
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  
陰靈武貫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  
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哀索既  
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  
掃拾代如遺偃齊狄草二洲肅清四邦成舉乃眷北  
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

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越彭觀時弑迹匿光人具爾  
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貞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  
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眇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  
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讎爲我扇天命方輯王作東  
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旣夷寵祿來假保大全  
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  
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達  
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  
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縮自  
微婉戀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



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鎬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  
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庸親祚勞舊楚是  
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  
母旣明且慈引身伏劍未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  
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未命是期絳侯質  
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嘆雲鶩靈丘景逸上  
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  
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  
難聲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  
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闢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  
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  
脫攄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黠猗歟汝陰綽綽有  
裕蛇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  
义平成有計頽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  
勲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  
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  
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輜軒東踐漢風載  
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  
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



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  
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  
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祀制  
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  
昆無知叡敏獨昭音跡察謀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辨  
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乎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  
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

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雖  
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  
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  
典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  
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  
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安帝續封功臣詔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  
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  
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  
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未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



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肇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晉子晨爲平卿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范曄功臣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

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孰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晉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石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于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賞行時優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于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



遭寇易于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効而今恩澤之封優于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十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制書奏弗納

傅咸爲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或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不免疑况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諛聞聽于冢宰而揚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于論功當歸美于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群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勲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



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成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反討駁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

相衢

此之翕習旣宜以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而禱無感先帝崩皆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聲懼于群吠遂至巨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况于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欵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願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  
復有一吳翕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  
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  
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  
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  
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鞘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  
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  
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  
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  
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  
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  
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  
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  
擒虎上柱國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論平陳事頴  
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  
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頴問方略於李德林  
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頴曰今歸  
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爲虛行矣頴又言之



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  
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  
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  
厥惶恐不敢仰視麗晃等短高頰帝怒皆黜之親禮  
愈密因謂頰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  
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  
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裴忠壯公  
蘇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公

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郎公張亮陳公侯君  
集邲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  
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  
寶等於凌煙閣

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  
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義大功  
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  
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勲都棄仙  
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放之鬼不其餒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怨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

皆起泣謝



居功 二則附

漢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



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濟之外親也謂濟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濟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濟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濟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濟之屈帝乃遷濟鎮軍大



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  
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

訟功 十六則附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  
主也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  
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  
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  
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



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乎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



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漢欒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還高帝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于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于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更士



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搵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歙戾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討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  
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  
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  
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  
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  
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  
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

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  
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  
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  
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  
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  
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  
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  
窺間伺隙旣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  
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



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施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  
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  
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  
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  
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博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  
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  
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曰再侍卧庭上後

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  
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  
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  
遣組去後少內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今時吉得  
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  
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  
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  
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



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  
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  
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  
居貧死在日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  
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  
人功德

谷永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  
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并徑近漢有  
鄧通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  
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闔鼓蓬之聲則思

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  
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怙億義勇奮發卒興師  
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  
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  
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  
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  
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書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

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擒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



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部支單于殺

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武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范舟爲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雒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竒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



經義類編卷二十一  
二十九  
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  
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  
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  
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  
法

朱勃訟馬援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  
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口在內微過輒  
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

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  
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  
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  
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  
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  
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微側克平一  
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  
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  
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  
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  
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



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  
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丞嘗止  
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  
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  
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  
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  
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  
禮

魏武荀彧功表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

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之宜往之便遠恢進計  
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  
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  
規改就荆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  
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  
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  
一捷之執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饑軍深入踰越  
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為存以  
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蹤之功  
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  
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



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

晉盧湛理劉司空表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  
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殺生之柄  
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  
侯現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勅力皇家  
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  
社稷克寧鑿與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此琨效忠  
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  
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  
身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

傷夷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  
逆縱逸邊萌頓什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  
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琨抗辭厲聲忠亮奮  
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墮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  
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  
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  
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  
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  
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  
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



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獄綱維不舉無緣  
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  
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今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  
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  
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  
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  
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  
慝則妻息可免具今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今  
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  
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  
欲遣前兼鴻臚邊遜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意  
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春喪亡嗣  
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  
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  
亂欲害其從叔騭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  
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  
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  
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  
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  
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



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  
 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  
 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  
 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  
 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無述置頑凶之思又無信  
 布懼誅之情躋躓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  
 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  
 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  
 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眾棄之不令殊  
 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直詔有罪雖

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  
 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  
 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  
 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  
 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  
 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  
 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  
 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  
 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獻聖



經漢類編卷二十一  
三十一  
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  
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  
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  
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  
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  
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  
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顧榮卒于官晉王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  
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  
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下時

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  
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  
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慨密結腹心  
同謀致討信著群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嚮應  
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  
發忘家爲國歷年通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  
州勲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  
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  
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嘆江表失望齊王親  
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



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  
喪亦多榮衆無一族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  
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  
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  
阜以義成倍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  
之于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至于齊府參佐扶義助  
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  
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  
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况若  
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  
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元

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  
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秦秀乃上  
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  
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  
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  
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  
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  
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



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  
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  
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  
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段灼追理鄧艾疏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  
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  
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  
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  
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  
于農吏之中顯之于宰輔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

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  
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  
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凜凜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  
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  
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  
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  
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法手執耒  
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  
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  
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



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  
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  
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  
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  
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  
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  
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  
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  
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  
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祭佐官屬部曲

將吏思難相聚自其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  
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  
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  
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  
涕聞之者嘆息此賈誼所以慷慨于漢文天下之事  
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  
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  
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  
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  
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三十一  
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  
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  
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巡察 十一則

漢薛宣論部刺史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  
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  
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  
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  
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  
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  
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  
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



陽否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  
餗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  
宜明申救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  
明主察焉成帝嘉納之

靈帝時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  
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

昭然

晉劉頌受詔疏 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  
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  
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  
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  
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  
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  
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  
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  
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  
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



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

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續塞



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  
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  
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  
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  
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  
也

唐太宗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  
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  
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  
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中宗選內侍五品以上宮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  
之察吏撫人薦賢正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  
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  
睿宗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  
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  
以下善隱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補等上言都  
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  
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  
但置按察使而已

玄宗時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



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明皇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宋黃亢請置廉察罷轉運議之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士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類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



系濟英統卷二十一  
四十一  
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  
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  
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  
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  
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  
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  
是邪爲非邪

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  
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  
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  
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  
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  
事者皆罷之於是張盪之等首被茲選盪之河北王  
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范仲淹之  
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  
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耶遂悉罷之

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巡京  
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



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  
都人稱天爵爲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御史二十則

漢順帝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靈帝時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  
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東晉成帝時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  
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  
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陳安城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特



頊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文帝爲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唐李義府特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寺卿段寶玄疑而奏之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高宗知之原義府不問侍御史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

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高宗旣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高宗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高宗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官



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宮成高宗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高宗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右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再思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不欲者尤須具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睿宗曰

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必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

肅宗時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sup>止</sup>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sup>崇嗣</sup>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

奏彈之繫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憲宗時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宋仁宗時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其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士端人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仁宗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



下之臣恃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黃治為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擴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廢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孝宗深然之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元世祖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蒙古人之弊今宜

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轉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明宗諭臺臣曰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搭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



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

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為

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

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

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

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

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

**博爾朮** 世孫也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終

E



